

歷史空間

王曾——中國政壇的一個異數

文：孫貴嶺

王曾（978年—1038年），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東青州）人，北宋大臣，官至宰相。

王曾是中國歷史上連中三元的狀元。其祖上為福建泉州官宦世家，但他八歲時父親就離世了，是叔父王宗元供其生活和學習。遷居山東省青州益都縣後，王曾拜同里張震為師，刻苦讀書，孜孜不倦。加之天資聰明，才思敏捷，很快就出類拔萃，聲名遠播。至今在青州一中矮松園內，還建有王曾讀書台。宋真宗咸平五年，王曾參加鄉試、會試、廷試，連奪三元，皆為第一。宋朝重視科舉，每屆考生達40萬，能夠獨佔鰲頭，難度極大。而自中國推行科舉制度以來，1300多年的歷史，聯捷三元者僅十餘人，可謂鳳毛麟角，百年一遇。然而王曾在給叔父王宗元報喜的信中卻寫道：「曾今日殿前，唱名忝第一，此乃先世世州王審邽積德，大人不必過喜。」這樣淡定從容、寵辱不驚的風度，非大才者做不到。

這年四月，王曾榮歸故里省親。青州知州聞訊，急忙命令百姓推土墊道，灑水澆街，又組織人馬，敲鑼打鼓，去郊外迎接。王曾聽說後，馬上換了便裝，改了姓名，騎頭小毛驢，從便道進入州衙，先來拜見知州。州官說：「我派人出城夾道歡迎您了，您怎麼沒走正門呢？」王曾答道：「我僥倖得了個狀元，怎敢驚動父老鄉親前來迎接？」州官讚嘆說：「您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狀元公啊！」

王曾擔任京官後，有一天晚上，皇上在承明殿處理政務，召其長談。王曾告辭回到寓所後，沒有想到皇上又派太監前來傳達其口諭：「因為早些時候

十分想念愛卿，所以剛才來不及穿戴朝服見你，愛卿不要以為我是傲慢了。」如果不是認為王曾所談有見地、有價值，哪能得到如此尊重！而皇上虛懷若谷、講究禮儀的作風也值得稱道。假如穿着睡衣就接見下級，看起來瀟灑不羈，終究有點輕慢不敬。

王曾擔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宰相一職後，握有考察、提拔官員的大權。然而每次選用官員，他都不讓本人和外人知曉。連一代清官范仲淹都說他：「宣傳提拔人才，這是宰相的職責。您的高尚品德中，唯獨缺少這一項啊！」王曾回答道：「作為執政者，對人有恩德的事，就加到自己頭上；那些得罪人的事，讓它給誰呢？」范仲淹聽罷，深感佩服。近九百年之後，中國歷史上也出了一位段祺瑞總理。其時，湖北督軍羅耀南派人去見段祺瑞，說：「肅督軍是執政統治時的士兵，由當兵直到主持一省軍政，都是執政培植的，他愛戴執政，猶如赤子之對慈母。」段祺瑞對來人說：「你告訴肅督軍，他是一省的疆吏，應該對國家對人民好，才是正當的。對我個人好有什麼意義呢？」古往今來，出相入將，無不重視背景與靠山。對於提拔重用自己的領導，視同再生父母，結草銜環，也報答不盡。「受恩於公堂，拜恩於私室」，是歷來官場上的潛規則。雖然這個權力本不屬於個人，然而它卻可以作為交換的碼碼，以權易恩，以權易錢。而王曾、段祺瑞那樣的人，就顯得罕見和異類了。

與王曾同在朝廷為官的曹利用，擔任樞密使，而王曾擔任副宰相。按舊例，樞密使的地位應在宰相之下。然而宋真宗卻下詔把曹利用排在王曾之前，引起大臣們非議。不久，皇上舉行謝恩儀典之後，宋真宗又重新規定仍循舊例，依照宰相、樞密使的職位高低排名。曹利用排名後移，為此忿忿不平。後來，曹利用因事犯法，由於他此前曾多次對太后提拔自己的親屬加以阻撓反對，太后很生氣，這次終於逮到了機會，便想嚴辦曹利用。不想卻遭到王曾的反對。太后不解，問王曾：「愛卿曾經說過曹利用專橫跋扈，現在為何卻替他開脫？」王曾說：「曹利用向來仗仗朝廷恩寵(而專橫跋扈)，所以我



王曾的讀書台。

作者提供

曾經以理駁斥回擊過他。但現在加給他的罪名太大，我就不明白了。」太后這才慢慢消了氣，最後從輕發落了曹利用。一個自己的競爭對手，在犯罪之後，不對其落井下石，只作壁上觀，也算對得起良心了。然而王曾卻不徇私情，甘冒得罪太后的風險，挺身來為政敵辯護。這樣的胸懷，翻檢古今官場，可能比「連中三元」的數量還要稀少。

王曾拜相後，享受「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的待遇，吃香喝辣不在話下。但王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自小養成節儉簡樸的習慣，終生不改，不但本人清正廉潔，而且言傳身教後輩。有個老朋友的孩子叫孫京，臨行向他辭別，王曾留其吃飯後，用盒子送給他幾卷信紙。孫京打開一看，都是別人寫信後裁剪下來的紙邊。王曾的克勤克儉，於此可見一斑。

北宋雖然不像漢唐那樣武功強盛，國威遠播，但卻文化昌明，文人輩出，獨領風騷千年。與王曾同時代的人物，包拯素有「包青天」之稱，范仲淹擁有「先憂後樂」之譽。還有在青州為官多年的富弼、寇準、歐陽修、范仲淹等。雖說群星燦爛，竟也無法遮蔽王曾的熠熠光芒。而且，有的人如包拯，其人物的神化、戲劇化與傳奇化，離原本的形象愈來愈遠，歷史人物拔高成了舞台造型。而王曾，雖然也有一些傳說與演義——京劇包公戲中，那位頗受觀眾喜愛、剛直不阿的丞相王延齡，據說就是王曾——但確實也是以其人格魅力、政績操守和精明強幹屹立在中國官宦歷史之林。王曾去世十餘年後，宋仁宗親筆其碑曰：「旌賢之碑」，又改其鄉曰：「旌賢鄉」。皇上為大臣賜碑篆，自王曾開始。

書若蟬

文：葉輝

懷疑藝術

桑塔亞納一生從懷疑論出發，懷疑一切，甚至懷疑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所說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在他心目中，只有兩種東西無可懷疑，即人類知覺中的「直接材料」和「本質」，他以仰觀新月為例來加以說明：有人把新月視為「天火」、有人視之為「仙女」、有人視之為「衛星」……人人所見不同，但所見的都是由具體的直接材料和抽象的本質(如天火、仙女、衛星等等的形式)所構成，此所以無可懷疑；他以此出發，反對新實在論(neo-realism)的「直接呈現說」。

這裡所說的懷疑論無可懷疑，大概可從桑塔亞納童年的旅英經歷說起，話說1872年夏，未滿九歲的他由父親送到波士頓，那是他首次越洋經驗，從西班牙北部港市畢爾包乘船北上威爾斯卡迪夫城，從陸路赴利物浦，再坐越洋輪船，父親把他送到波士頓就回西班牙了。

十五年後，即1887年春，桑塔亞納在留德研究希臘哲學首個學期結束後，才有機會返英倫，其時海關官員登船檢查證件和行李，言語不多，對乘客彷彿不存懷疑人之心，他於是有所感嘆：「他們像警察一樣，跟我在西班牙或美國、法國或德國碰到的海關官員多麼不同……」

很多年後，英倫印象再浮現於他的自傳第一卷《人物與地方》(Persons and Places)：「威爾斯的海岸出現在遠處，緩緩起伏的山坡上芳草萋萋，在薄霧中呈青灰色，白色小屋點綴其間。還有令我更感興趣的東西。有幾隻帆船，可能是小遊艇，在難以覺察的微颺中搶風而行。一個不列顛的象徵：首先使我聯想到朝氣蓬勃的盎格魯撒克遜性格中勇敢、自由、喜愛戶外體育的一面，我後來對此深深熱愛。」

他心態上一直都親近英倫，將美國比作霸道而又貪婪的「小學校長」，他在《中段》一書有此說法：「有些龐然大物(指美國)像肥皂泡一般，沒有基礎但維持不倒，只要一句話、一個觀念就可以使它崩潰；但真正導致它倒下的卻是更強的物質的力量。這力量一部分是變化的環境，一部分是變化的激情。激情本身是物質的衝動，自有成熟的時候，而且往往像傳染病一樣。」

他不喜歡美國，也許並非由於西班牙積弱而美國日益強橫，而是由於他與哈佛大學不歡而散的經歷相關，他曾不無晦氣地說：「假如所有人都和山姆大叔一樣強壯的話，那麼他就會繼續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他也曾指出，雖然「人生活在生命的普遍躁動之中」，但人也必須同時以一種「可塑性」不斷適應外在自然環境，以獲取生命的平衡；然而，這種適應卻並非被動的，皆因「人的生物本能」迫使世人按照其理性目的去「佔有或改造」外在「物質客體」，那就是「藝術的誕生」，此所以「任何使客體人性化和理性化的行為，都可稱為藝術。」

畫中有話

圖：K.Wong



浮城誌

文：星池

距離

說再見，因要道別，也期盼有天重遇。憶及二零零七年，曾親觀本地戲劇《再見不再見》，找回閱刊一看，自編自導自演的彭秀慧於後記寫下：「假如再見不再見，不是我們可以選擇，至少回憶是任何人都拿不掉的。可知道，心靈的距離比起生死的距離要來得遙遠。」

二零一四年，彭秀慧為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舉辦的十大傑出青年得獎者之一，劇場以外，積極參與慈善團體服務，另，更自組義工團，把戲劇作品帶到老人中心演出。其代表作是描寫女生踏進三十歲關口的《29+1》，此刻卻回想起她的第二齣獨腳戲《再見不再見》，她亦憑該劇榮獲香港戲劇協會主辦第十七屆香港舞台劇獎喜劇組別的最佳女主角。劇中主人翁陸詠端回憶與好友張家敏的成長點滴，談友情，更重要是探討人何以害怕分離說再見，日月如梭，多年後又為何恐懼再次見面。

陸詠端與張家敏自幼相識，結伴成長，中學畢業後，張氏卻要前往海外，須經離別，說再見，難免傷心。長大後，更失去聯絡數年。最後，張家敏回港後患重病，要臥床在醫院，

陸詠端竟害怕重遇，擔憂對方與心中的她相距甚遠，因而懼怕再相見，更恐怕會是另一次分離再見，所以她選擇欺騙自己，躲避張氏，逃避現實。曾一起經歷的段段回憶，卻不會改變，存在心中。海邊繪畫、學校煮食、石頭公主、翩翩舞蹈，全也逐漸敲進陸詠端的心坎裡。掙扎過後，還是再見面，縱然或又是另一次再見。全劇以跳舞開始，劇終亦有一段舞蹈，首尾呼應，那些投射於台上布幕的剪影與貼滿童年的畫作，優美地圓滿落幕。

戲劇之可貴，演員是與觀眾身處同一空間，呼吸一樣的空氣。開始不久，飾演陸詠端的彭秀慧便與台下觀眾直接交流，有趣而互動。全劇幾乎是彭氏的一人演出，錄像有效果，插畫亦獨特，並非煽情悲痛，而是感動窩心。再見不再見，也許每天也在生活中上演，共鳴而令人反思。

劇中，陸詠端創作了一個童話，石頭公主走了一大段旅程，回首，已忘了返回的路程及當初身處的動物園在哪。心靈距離比世上任何差距更遙遠，當來不及好好說再見，心靈距離一旦遠離了，也很易忘了回頭的路。

詩意偶拾

文：楊天宏

星星戀歌

今夜星光又是多麼明亮，
我知道群星們又再找你如畫的笑面。
今夜星光又多麼璀璨，
我知道她們又再比你明亮的雙眼。
我看見又不時有星星隱藏在雲層後面，
我知道那是她們又再把你悄悄的思念。
星星也有思念？
那思念從亙古到現在，開始於幾百萬年前！
我看見星星一閃一閃，
我知道她們是在用星光述說。
星星也有述說？述說的還是思念！
每當牽牛星和織女星相會時，
星星們都同樣充滿了激動和留戀。
因為她們知道即使時空再遠有一天也會相見，
那怕他們之間的距離是光年！
只要能相見，
她們就毫不在意是天上和人間！
每當她們看見王屋星和太行星又在移動時，
她們就會想到《愚公移山》的故事和力量。
這永不停息的力量會感動天神，和令人間改換！
我看見有一顆流星迅速劃過，
我知道這是她以勇敢的輪迴去為和你相見作鋪墊。
這是星星們的戀歌，
可為什麼她們的歌聲連你都聽不見？
啊！這是她們怕打擾你的睡眠，
只是把星光爭相輝映到你的窗前。
路過的詩人抬頭看，
今夜月光明媚，
星光奪目，
啊！今夜星光燦爛！

試筆

文：戴沛珊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家的感覺

家是我最大的歸宿，每當我累了，我第一時間想起的就是家人。每當我受挫時，我最想我的家人伴在左右。瑟縮在他們的臂彎裡，帶給我一種無人能及的溫暖及安全感。當我決定做一件事時，最需要得到家人的支持，若得不到他們的支持，我甚至會因此而動搖。我知道在很多人心中，家，並不一定指狹義上的家，其實，學校或公司皆可被認為家，因為其學生及員工有歸屬感。然而，我想要寫的，還是那個狹義上的家。

也許，我的家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可以記敘，大概是跟一般的家庭沒兩樣，要多平凡，有多平凡。可我對這個平凡的家，有著濃厚的歸屬感，那是因為父母無微不至的照顧及關愛，使我不得不報以最深厚的愛意及感恩，也使我不得不歌頌這個平凡的家。

這個家，縱然平淡，卻總能叫我感受至深。家的感覺是很難界定的，那是種百味交雜的感覺，但這種感覺卻總是無意間出現在我和家人的相處之間。猶記得小時候，爸爸為了哄一個愛撒嬌的「麻煩鬼」，把她抱了起來，放在膊頭之上，當時「麻煩鬼」馬上就開懷歡笑。可現在「麻煩鬼」回想起來，實在有點愧疚，爸爸那「眉目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態度，給予了我家的感覺。

我生病的時候，總會嫌麻煩而不願到診所看病，可是母親總有各式各樣的「法寶」，使我乖乖地坐到醫生的面前。如果母親偶有失手，無法把我送到診所去，我放學回家的時候，還是會看見一堆五顏六色的藥放在桌子上，我知道那是母親到藥房配的。更有一次，我深夜凌晨時分突然嘔吐，父母知道後，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爸爸一言不發地幫我披上了外套，然後帶我去診所，途中，爸爸看我臉色蒼白，身體如柳枝般搖搖欲墜，便索性把我揹了起來，在這夜闌人靜的晚上，我又感受到家的感覺。

最近，我和父母藉着一個假期到澳門遊玩。眾所周知澳門最著名的就是那林林總總的賭場，我們站在賭場的門口，看着絡繹不絕的客人，爸媽只思索了兩三秒，便拉著我的手離開了。我看了下門口的周圍，很多小孩坐在地上，等父母從賭場中歸來，那些小孩看上去不過十歲，但他們的父母都放心讓他們自己坐在門口等。而我，是一個十六歲的女生，我的父母都放心不下，不忍把我獨留在門外。我的爸爸更是從未進入過澳門賭場的，但他甘願為我放棄這個大開眼界的機會。那刻，我感到自己很幸福，拉著父母的手握得更緊了。我知道，那是家的感覺。

我不知道如何具體地形容家的感覺，但我知道從以上的字裡行間，你會感受到的呢！其實，只要我們投入經營這個家，家的感覺總會在不知不覺間出現；若我們用心留意這個家，便不難發現每個幸福的小瞬間。也許，你的家庭跟我的真的沒兩樣，因為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為自己有這樣一個家庭感到欣慰，縱然家庭環境並不算好，生活條件也不見得比別人優越，但我衷心感謝家人對我的關懷。他們的呵護備至使我知道，自己在外闖蕩，累了的時候，還有家——這個可靠的避風塘。每當我感到害怕，心情低落的時候，總有家人為我送上溫暖，送上這份家的感覺。



家是最大的歸宿。

網上圖片